

スイス時計の謎

瑞士手表之謎

[日] 有栖川有栖 著 马惠译



ありすがわ ありす

スィス時計の謎

瑞士手表の謎

〔日〕有栖川有栖 著 马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瑞士手表之谜/(日)有栖川有栖著;马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

(国名系列)

ISBN 978-7-5327-6908-7

I. ①瑞… II. ①有… ②马…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706 号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瑞士手表之谜

[日]有栖川有栖 著 马惠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24,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908-7/1·4182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45

目 录

某Y的悲剧 / 1

女雕塑家的头颅 / 53

夏洛克的密室 / 85

瑞士手表之谜 / 115

1

看完电影走出来，外面已是夜幕降临。秋日傍晚的霓虹灯看起来有些许冷寂。忽然觉得，看电影这回事，虽然原本就应该独自一人沉浸在黑暗深处静静观赏，不过偶尔有人陪伴好像也不赖。平日明明不太会想这种事，也许是初秋的晚风撩起了我内心深处的伤感吧。又或许，这只是连续两个小时“被欣赏”了斜前方那对情侣的浓情蜜意的缘故？

仰望着南塔饭店的灯光，我穿过了通往高岛屋方向的十字路口。一群下了班的公司职员和女白领走在一起非常显眼。百货商店的正门口处站着很多正在等人的男男女女。哦，对了！今天是星期五！难怪总觉得街上的空气中有种浮躁的气息。虽然这一切与如今的我没有半点关系，不过在印刷公司做销售那会儿，我也曾经跟同事们共度过愉快的星期五之夜。

“是啊，今天是星期五啊！”

低声嘟囔着，我漫无目的地往东边走去。接下来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迷迷糊糊地想着先去哪儿把晚饭解决了。明明已经

习惯了一个人吃饭，而今晚却觉得有些寂寞。三十四岁，单身。每年都会有那么几天感到寂寞难耐，可我也不会随便向路过的女性搭讪。我不是那种类型的男人。是因为害羞，还是自尊心作祟？或许二者兼有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是女人，是绝对不会理睬在街上随便搭讪我的男人的。相较于身为男人的现在，我或许会成为一个有着更强自尊心的女人。

一个染成金发的年轻男子忽然递过来什么东西。那是一包印有电话交友俱乐部电话号码的纸巾。我机械地接过来，与其擦肩而过。那个男子两手各执纸巾，根据行人的性别分别递出蓝色或粉色包装的纸巾。看来还分男用和女用两种。前面还有一个男子做着同样的事情，他的头发是紫色的。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口中说着“给我一包”，从男子手里拿到了一包粉色的纸巾。显然，男子不会因为对方是个老太太而拒绝。

男子的皮夹克胸口处好像绣着什么，老虎还是豹？我偷瞄着图案慢慢走近，却正好跟他的视线碰个正着。

“干吗？”

也许是我的眼神太诡异？紫发男子的语气很粗鲁。虽然他的塌鼻子导致他与帅哥这个物种无缘，不过他嘴部线条绷得紧紧的，长得也还不错。

“没，没什么。”我接着反问他，“你在玩儿乐队吗？”

他沉默地点点头。

“我以前也玩过。”骗他的，“一边打各种零工。”

“哦，是吗？”

他一副“那又怎样”的表情。我从他的右手中抽了一包纸巾，向他轻轻挥个手便离开了。他一定觉得自己遇到了个怪老头吧。

在熙来攘往的街头分发纸巾的业余音乐人是这街上最熟悉不过的点缀，可跟他们有过交谈的人应该微乎其微。不过，我开口

了，虽然只是一段很无聊的对话。并不是想跟人亲近，只不过是一时兴起罢了。也许是紫发男子跟我三个月前遇到的那个男人很像的缘故吧。

滨本欣彦。

头发染成了金色。担任贝斯手的他所在的摇滚乐队叫……

“Yumeno Dogura Maguro”。

不用说，这个无聊的名字明显是模仿梦野久作^①的名作《脑髓地狱》。滨本好像说过自己是梦野久作的粉丝，乐队的名字是他在回转寿司店里想到的。其他乐队成员虽然连梦野久作这位作家都没听说过，不过都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饶舌有意思，于是就顺理成章用作了乐队的名字。

“Yumeno Dogura Maguro”的歌，我只听过一首，听的是磁带。演奏技巧绝对说不上高超，曲子本身也充斥着一种地下乐队式的诡异的幻想文学之趣味——这貌似是唯一可取之处，当时听了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到现在还能哼唱出副歌部分。

那家伙很卑劣

这家伙是个蠢货

满腹牢骚到处抱怨

如若去哪儿都臭烘烘

那想必是你身上的味道吧

哈哈！一针见血，不是吗？忽然想重新听一遍了。虽说他们在地下乐队中只是二流，不过去美国村^②找找看的话，没准儿还真能在某些猎奇 CD 店里找到他们的 CD。

蓦然回首，紫发男子在人流中时隐时现，暮色更加深沉。

① 梦野久作(1889—1936)，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

② 美国村，位于日本大阪市中央区西心斋桥附近，是大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我换了个方向，往西心斋桥走去。这之后的计划有了。如果能找到“Yumeno Dogura Maguro”的CD，就找个安静的餐厅吃点东西，要点一份比往常稍微豪华些的餐点。美好的夜晚，一个人也能够营造。

2

三个月前，七月二日。

火村英生打电话到我位于夕阳丘的家中时，我正在填写某大学推理小说研究会发来的问卷。

问卷Q1. 关于笔名的由来？这是常被问到的问题。虽然“有栖川有栖”怎么看都像笔名，可答案只有“本名”二字，真轻松。记得某位作家朋友曾经嘀嘀咕咕地说道：“解释笔名的由来太费口舌，实在太麻烦了，真受不了。不像某人只要回答‘本名’二字就可以了，真是羡慕啊。索性从下回开始我也说是本名好了。”

问卷Q2. 喜欢的推理小说 Best5 是？第一名当然是埃勒里·奎因的《Y的悲剧》，不过要说 Best5，我没有准备答案。到了如今这把年纪，实在是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最爱排行榜”这个游戏了……

就在这时，电话打了进来，大学时代起就认识的某位犯罪学家的声音传了过来。

“忙吗？”他首先问道。

“忙啊。有篇短篇需要在两周内写出来，没什么空闲，不过也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你这家伙真不干脆。”朋友打断了我的话，“那就随便你。如果有兴趣来命案现场，就到我接下来说的地点来。纸笔准备好了吗？大阪市都岛区——”

还真是突然啊！我腹诽着记下了所谓命案现场的地址：GURANKAASA 都岛大厦 604 室。

“从京都过来出差吗？临床犯罪学家火村教授今天是要在那边实地考察啰。还特意吩咐得力助手过去，想来是个棘手的案子吧？”

我把玩着放在电话旁边的车钥匙问道，电话那头却不置可否。

“你你就知道了——话说回来，你听说过‘Yumeno Dogura Maguro’这个地下摇滚乐队吗？”

“Yumeno……Dogura Magura？”

“是Maguro，听说刚自费制作发行了一张CD。”

就算我喜欢摇滚，也不可能知道这么一支初出茅庐的地下乐队。“Yumeno Dogura Maguro”吗？名字听起来像是这乐队一开始就放弃了正式出道。

“死者叫山元优嗣，是乐队的吉他手。头部受重击致死，凶器是其惯用的电吉他，作案时间为昨天夜里。乐队的一名成员发现了濒死的死者，但为时已晚。”

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被自己的吉他殴打致死，这种死法太惨了。

“这简直就是《Y的悲剧》嘛！”

火村敏锐地捕捉到了我的嘀咕。

“什么意思？”

“啊，没……没什么。我只是联想到了埃勒里·奎因的推理小说《Y的悲剧》。小说中的死者虽然不是吉他手，但凶器也是乐器。”

“是被吉他殴打致死吗？”

“不是，是曼陀林琴。明明有多种合适的道具可供选择，也有毒药，可凶手愣是选择了曼陀林琴杀人。为什么？作者在小说最后对这一疑问做出了精彩绝伦的解释，不过这次的案件应该没有这样的谜团吧？与曼陀林琴不同，电吉他很有重量，也坚硬，作为杀人的凶器没什么可疑的。死者好像还是个吉他手吧，那把吉他应该是放在身边的吧？！”

不知为什么，火村沉默了。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了？

短暂的沉默过后，他口出惊人，“有个推理作家朋友真是必需的。你来的时候，能不能顺便把那本《Y的悲剧》带过来？你应该有吧？”

我有三种译本。

“埃勒里·奎因的小说跟吉他手被杀有关系吗？”

“大概没什么关系吧。只是有些事想不明白。具体细节等你到了现场再说。”

这家伙真是吊人胃口！我心里嘀咕着应了一声便挂断了电话。书柜里乱七八糟，不过我所偏爱的奎因的书倒是摆放在方便抽取的位置。我抽出一本《Y的悲剧》，在地图上确认了记录下的地址所在的大致方位便出了房间。

虽然是平时开车不太会经过的地域，“GURANKAASA 都岛”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一栋北侧面向大川河的十层建筑，看起来建成后还不满五年。附近混杂着木制的老房子和新建的高层大厦。确认可以停车后，我将车子停在了河边。作为早晚上下班必备交通工具的水上巴士在河面上悠然地行进。

抬头看向六楼，正中间的阳台被覆上了蓝色塑料布，从缝隙中偶尔可以看到侦查人员走动的身影。没错，那个房间就是命案现场。我快步走向玄关。

乘电梯上楼。火村在电话里告诉过我，这座公寓为了图吉利没有以4开头的房间号，604室其实在五楼。走廊上的证据采集工作貌似已经结束，原本也该在这里扯起来的封锁带已撤除，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按响了门铃。

“正在等您呢，有栖川先生。每次都这么麻烦您。”

出来迎接我的，是大阪府警察局搜查一课的船曳警部^①。之

① 警部，日本警官的警衔之一。位于警视之下、警部补之上，相当于中国的警督。

前参与火村的实地考察常会遇到，现在跟他已然是熟人了。这位大叔对工作非常严格，也很有人情味，与经常协助警方办案的外部人士火村关系不错，彼此十分信赖。明明天气还不是很热，大腹便便又系着吊裤带的警部额头却早已浮了一层薄汗。从其体型就能推测出，他一定极怕夏日的酷暑。

我看到火村正从绰号“海和尚”的警部那壮硕身躯的对面走过来。他已经脱去了外套，蓝色衬衫的袖子挽起，领带松松垮垮地系着。“挺快的嘛！”这是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我环视了一下十叠榻榻米大小的客厅，没有看到半个侦查人员。先前在阳台上的应该是火村吧。

“客厅是命案现场。不会出现血腥画面，放心吧。”

“我已经习惯了，没必要操那种心。死状真有那么惨吗？”

“这里本来就没有尸体。死者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濒死状态，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额头和头顶上的裂伤非常严重，当然只能说死状很是惨烈——死者山元优嗣便是躺在那里。”

他用下巴指了指沙发前面的地板。上面还留有已干涸的血迹。旁边散落着鞋底沾有血迹的拖鞋，连黑灰色的沙发上也散布着点点血渍。虽然我之前威风八面地说已经习惯了，但这命案现场真不是个让人心情愉快的地方。

在沙发正对面的墙边立着一个很漂亮的柜子，上面摆着电视和音响。CD架上塞满了各种日本和欧美的摇滚乐专辑。视听设备虽不是什么高级货，用的扩音器和音箱倒是好货色。我正观察着现场，背后传来火村的声音。

“从伤口形状来看，凶手应该是瞄准站着的死者头顶挥出了吉他。死者头部受到重创倒在沙发上。接着，凶手又趁势朝死者额头奋力一击，死者便昏倒在地板上。死者身上的伤口有两处，死因为脑挫伤，但还不清楚哪一处是致命伤。”

“除头部以外，就只有右手有一处损伤。”船曳警部补充道，“大概是额头受重击时，为了保护身体而受的伤吧。”

电吉他往脑袋上招呼两下吗？我在脑中再现了案发当时的情景，这种送命方式真不想领教！

“用作凶器的吉他就丢在那里，据说死者很喜欢用这一把。”

我回头看向警部指着的地方，地板上还贴着白色胶带，那形状像英文字母 Y。看来，凶手使用的“乐器”是 Flying V，因为它的琴身呈 V 形才得了这个名字，不过加上琴颈的话，整把吉他看起来就像是字母 Y。

“弦断了三根，琴颈也折断了。”火村说，“就像是被里奇·布莱克默^①摔坏的一样。”

里奇在安可环节气氛达到最高潮时当众摔坏吉他的那场演出很有名，但将他与本案联系在一起实在是过于牵强，因为他吉他只用 Fender 的 Stratocaster^②。

“这还是我第一次摸电吉他，还真挺重的，而且跟石头一样硬。”

“海和尚”警部做出弹吉他的样子说道。虽然手势很怪，但他的体型像美国人，看上去还真有那么点美国乡村音乐界泰斗的味道。

“以前有过将电吉他用作凶器的命案吗？”

“恕我孤陋寡闻，我没有听说过。凶器已经转到鉴定科，稍后可以给您看照片。至于整起案件的经过——”

首先是死者的情况。死者山元优嗣，二十二岁，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就读于大阪市内某大学，一直埋头于打工和乐队活动，

① 里奇·布莱克默(Ritchie Blackmore, 1945—)，英国著名吉他手，硬摇滚乐队“深紫(Deep Purple)”及重金属乐队“彩虹(Rainbow)”的创建人。

② 吉他名称，是李奥·芬达、乔治·威廉·福乐顿和弗雷迪·塔瓦雷斯于1954年所设计的电吉他机型，由芬达乐器公司(Fender)持续生产至今。

已有一年多没去过学校。之前有过复读和留级，现在还是大二学生。山元担任吉他手的乐队“Yumeno Dogura Maguro”是由几个高中好友组建的乐队，以在 Live House^① 的表演为主。一个月之前才刚刚自费制作发行了首张 CD 专辑。

“这种程度的乐队，就算在 Live House 表演也赚不到钱，估计还要倒贴钱吧。你们说过死者一个人住在这里，是吧？不管是买还是租，能住在这样的公寓里还真是可以。”

我插嘴问了个问题——“GURANKAASA 都岛”虽说不是什么豪华公寓，这 604 室可是能够容得下四口之家的 3LDK^②。一般来说，年轻的业余音乐人一个人应该住不起吧。

“这里的公寓是分户出售的，不过好像也有一部分用来出租。死者的生活费和乐队活动经费都是靠在小酒馆打工凑出来的，根本不可能有能力买下 3LDK 的房子。这间屋子是他父亲的。”

“他不跟家人住在一起吗？”

“死者母亲已经过世，只剩下父亲一个亲人。他父亲就职于财产保险公司，于两年前调到了东京的总公司，于是在那里另外买了房子。这里就留给了在大阪市内某大学读书的儿子。看来在经济方面还是比较宽裕的。”

“父子两人相依为命吗？这位父亲受到的打击应该很大吧。”

“的确。不过，我今天早上在医院跟他交谈过，这位父亲看起来挺坚强的。从东京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开车赶了回来。不过到了中午已是身心疲惫，现在正在梅田的酒店里休息——我们言归正传吧。”

① 小型现场演出的场所。最早起源于日本，场地虽小却具备了顶级的音乐器材和音响设备，非常适合近距离欣赏各种现场音乐。

② 三室两厅一厨一卫。

从命案现场报警的是乐队成员泽口彩花。警方记录的报警时间是昨晚十点零一分。泽口彩花跟山元优嗣是青梅竹马，小学就认识了，住在距离这里步行约十分钟的地方。平时就一直很担心他吃得不好，所以会时不时地多做点饭菜送过来。昨天也是如此。她给死者带来了最爱吃的寿司饭，可是按了门铃却没有人来应门。她发现门没有锁，就满腹疑问地进了门，然后就看到了我们的吉他手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呻吟。伤势很重！她吓了一跳赶忙跑过去想帮他处理伤口，死者却渐渐失去了意识。于是，她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119和110^①报警求助……

“救护车很快就赶到了，但是很不幸，在赶往医院的途中死者不治身亡——这就是事件的经过。”

“泽口小姐赶到的时候距离作案时间多久？”

“目前还无法确定，不过依死者的伤势来看，应该在案发后二十分钟以内。也有可能刚刚案发，她就到了。”

“泽口小姐没有目击到疑似凶手的可疑人物吗？”

“没有。不过，她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死者在失去意识之前，曾试图告诉她凶手是谁。”

既然前额被吉他砸伤，那死者肯定很清楚地看到了凶手的长相。如果可能，应该会说出凶手的名字吧。

“这样一来，不就相当于真相大白了吗？”

如此一来，好像也就没有火村和我这两个民间“热心”人士什么事儿了。

“不，就是这点很奇怪。泽口彩花理解不了死者的话，又问了他一遍。而他却不断重复着奇怪的动作，最后用食指沾了自己的血涂在了墙上。”

“涂抹的痕迹就是那个。”

^① 在日本，110是报警电话，119为火灾和急救电话。

火村指着墙上的一点。距离地板上的血迹不远，离地板不足十厘米高的地方有一处低低的红黑色痕迹。死亡讯息吗？

“死者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的……就是这个？”

“没错。”火村答道。

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叫我带上埃勒里·奎因的那本小说了。”

我的视线再次落在了墙壁上的血字上。虽然形状稍微有些走样，可还是能看得出那应该是个大写字母 Y。

3

泽口彩花家是经营洋货店的，店面的展示橱窗里摆的是穿着本地中学指定校服的模特儿。船曳警部率先走了进去，一位身材肥胖的中年妇女正坐在收银台后整理账单。她一看到警部便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朝他点头致意。她是彩花的母亲。

“多次打扰，真是不好意思。请问您女儿在家吗？今天来是想再请教一下昨天的事情。”

“她在房间里，我去叫她。”母亲说完，又谨慎地问道，“请问，杀害优嗣的凶手有望马上逮捕归案吗？”

“我们刚开始展开考察，现在没有办法给您一个明确的回答。不过，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那就拜托了。”母亲深深地行了个礼，“我是看着优嗣长大的，他出了这种事我心里也很难过。当然，我女儿要比我难过得多。光是朋友过世就已经够难过的了，那孩子竟然还眼睁睁地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想来受到的打击一定不小。”

“这个我们明白。我知道这样问很冒昧，过世的山元先生和您女儿是……”

彩花的母亲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们两个只是青梅竹马而已，是一起玩音乐的伙伴，他也不

太像是男朋友。我女儿时不时地会送些有营养的东西给优嗣，说是‘吉他手要是昏倒了那就糟糕了，得送点救济物资过去’，但那只是出于关心。这孩子很善良。”

大概是怕警方误会两人是情侣而考虑情杀的可能性吧，彩花的母亲斩钉截铁地澄清之后，就进去喊女儿出来。

等了一会儿，泽口彩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苗条的身材跟她母亲形成了鲜明对比，茶色短发与紧身牛仔裤非常适合她。她看起来因此事受到了很大打击，整个人都神情憔悴郁郁寡欢，不过倒是生了一副轮廓分明的娇美容颜。

“请进。”

她抢在警部前面开口招呼我们进到屋里，带到了她位于二楼的房间。这是一间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日式房间。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房间里并没有年轻女孩的房间应有的装饰。房间里只有一张放着 iMac 笔记本电脑的小桌子和一个塞满文库本的书橱，陈设非常简单。也不像是音乐人的房间，既没有把海报贴得到处都是，连乐器也没有。唯一吸引人视线的，是白色墙纸上那用水蓝色签字笔画下的细条纹。

“这条纹是您画的吗？”火村问。

彩花点了点头。

“这个房间的设计理念是雨中小舍。一想到遁世者隐居在小舍中闲听空阶滴雨声的情景，我心里就会很平静很放松，所以就自己动手设计成了这样。妈妈说我净做些傻事，对我已经无语了。或许，不好好工作，只会玩乐队也被归结到傻事一栏了吧。”

真是个有趣的孩子。不光是想法奇特，还能将绵绵细雨表现得这么美妙绝伦。

“我看您的房间里并没有乐器，那您是在乐队里担任主唱吗？”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貌似无意地问了一句。这次，她摇了摇头。

“会参与合唱部分。我是键盘手，乐器放在别的房间。像钢琴啊、电子琴什么的，这里实在放不下。”

“乐队有几名成员？”

“四名。优嗣是吉他手，我是键盘手。另外，还有主唱兼贝斯手滨本，鼓手用贺。”

“其中哪一位是队长？”

“滨本。我、优嗣和他上高中的时候组建了乐队，虽然没有明确谁是队长，可他一直都是实质上的领袖。词曲也基本上都是他一手操办。”

“吉他手山元先生自己不写曲子吗？”

“优嗣他也写，只是没滨本写得好，不过也不差哦。只是，他的曲子缺乏原创性，总是带有 UFO 乐队和 MSG 乐队的影子……”

“哦？原来他是迈克尔·申克^①的粉丝啊！”他是很多吉他男孩景仰的乐手，“所以山元先生才用 Flying V 啊，跟他一样。”

听了我的话，她抬起头来，满脸疑惑。

“刑警先生喜欢硬摇滚吗？”

“不，不是。”警部挥挥手，“忘了向您介绍了，这两位并不是刑警。这位是专门研究犯罪社会学的英都大学副教授火村英生先生，另一位是推理作家有栖川有栖先生——”

警部简短说明了我们协助侦查的事情。“啊，原来是这样啊！”彩花茅塞顿开。

“难怪两位看起来不像刑警。虽然不知道警察为何要向犯罪

^① 迈克尔·申克(Michael Schenker, 1955—)，德国最著名、最有分量的重型摇滚及重金属吉他手。1973年加入英国重摇滚乐团 UFO。1980年自组乐团 Michael Schenker Group (MSG)，推出数张经典专辑。以黑白相间的“Flying V”吉他左右开弓奏出无数激昂音符，征服全世界各地众多摇滚乐迷。